



# 岳父的新家

□向萍

暖阳像一双温柔的手，轻轻拨开云层，透过那扇透亮的落地窗，毫无保留地铺满开州区一间移民新居的客厅。光线柔软得像棉花，裹着屋里的饭菜香和说话声。

“爸，快过来试试这件新衣服，兴美特意去商场给您挑的，料子软和得很。”憨厚的中年男子，双手捧着一件熨得平平整整的蓝色上衣，朝着刚散步回来的老人轻声唤着。老人慢悠悠摘下正唱着川剧的随身听，笑着说：“又乱花钱，我衣裳多得穿不完，还买啥哟。”嘴上说着推辞的话，身子却乐呵呵地凑上前，乖乖伸开手臂试衣。一旁穿着枣红色衣服的女子快步走过来，帮老人整理好衣角，语气亲昵又自然：“爸，这件很合适。”一句顺口的“爸”，一个轻柔的动作，一幅再寻常不过的居家画面，在暖阳的包裹下，静静流淌着动人的温情。

谁能想到，这朝夕相伴、亲如一家的三人，没有半点血缘牵绊。

老人叫王庆富，唤他“爸”的李良树，是他去世的独女王柱翠的前夫；细心给他穿新衣的女子叫唐兴美，是李良树现在的妻子。命运曾用最残忍的方式，夺走了老

人唯一的依靠，却又用最厚重的情义，让这位尝尽半生苦楚的失独老人，跟着女婿一同“嫁”进新家，在迟暮之年，拥有了满屋子的团圆与温暖。

命运对王庆富，从前是极尽刻薄的刁难。他还不到40岁，妻子就被病魔无情带走，空荡荡的土屋里，只剩他和12岁的独女王柱翠。好心人看他可怜，劝他再娶，好歹有个照应，可他总是摇着头拒绝，他怕自己再成家，年幼的女儿会受委屈、遭白眼。

此后的20多年，他既当爹又当妈，把懵懂的小丫头拉扯成亭亭玉立的姑娘。女儿长大成人，招到从四川宣汉来的上门女婿李良树。小两口婚后同心协力奔波打拼，日子虽不富裕，却也烟火缭绕，一双儿女陆续降生，家里满是孩童的笑语。

可命运的惊雷会在毫无防备时，狠狠炸碎王庆富所有的希望。2010年6月的一天，女儿王柱翠在工地不慎触电，3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冰冷的工地。噩耗传回家的那一刻，王庆富只觉得耳边轰然作响，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……

这场变故，同样把李良树拖进了深渊。旁人见他年轻忠厚，纷纷给他介绍对

象。可每当谈及婚事，李良树总会板正身子，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地说：“成家可以，我必须带着岳父一起过，要给他养老送终。”这句沉甸甸的话，成了他的“相亲铁律”，也吓退了不少人。

王庆富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，每每拉着李良树的手，抹着老泪劝道：“树儿，别管我这个老头子，你别因为我耽误自己，好好成个家，过你的日子。”可李良树总是攥着老人的手，一字一句说得掷地有声：“爸，小翠不在了，我就是你的儿子，绝不会丢下您不管。”

人间总有温情。2011年春，工友的小姨子唐兴美听闻了这段故事，心里对这个重情重义的男人满是敬佩。她主动托姐夫牵线搭桥，专程从广东赶回开州，要见一见这个实心眼的汉子。

初次见面，李良树再次亮出自己的相亲条件，他以为眼前这个女子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拒绝。可唐兴美没有半分犹豫，眼神清澈又坚定：“这有啥，我愿意跟你一起，赡养老人，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。”一句简单的承诺，瞬间抚平了李良树心底长久的不安，也像一束光，照亮了王庆富的晚年。

一个新的家庭组建了。夫妻俩在开州新城买下移民新居，王庆富也高高兴兴地搬了进来。每日清晨，唐兴美会问他想吃什么饭菜；天冷了，早早备好棉衣棉鞋。李良树知道岳父平日里喜好喝点酒，为他泡制养生药酒，闲暇时就陪老人坐在阳台，小酌两杯，说说工地的事，聊聊邻里的家常，尽享天伦之乐。

如今的王庆富，日子过得安稳又舒心。清晨或是傍晚，他背着心爱的随身听，在汉丰湖畔悠然漫步，听着戏曲，吹着微风，和邻里老人下棋、闲谈，脸上总是挂着笑意。回到家，有热乎的饭菜，有干净的衣裳，耳边时常响起“爸”“外公”的暖心呼唤，满屋子的烟火气，都是他从前不敢奢望的幸福。

每每望着墙上女儿的照片，王庆富总会眼含热泪，可这泪水，早已不是从前绝望的苦涩，而是幸福的滚烫。他常常拉着邻居的手，哽咽着感叹：“我这辈子苦了太多，做梦都没想到，老了能遇上树儿和兴美这么好的孩子，享他们的福……”

一行清泪，落在王庆富布满沧桑的脸颊，藏着半生的苦楚，更盛着晚年的圆满。  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# 我是球迷

□再耕

我原本不是足球迷。小时喜欢乒乓球和篮球，一下课就抢占乒乓台，哪怕是砖砌的台子，也爱不释手。长大后爱上篮球，远投3分的命中率，让队友开心对手叹服。而那时的足球，我不仅从未参与，连远远地观望也不曾有过。

我是何时变成足球迷，说来话长，这离不开我的职业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任市体委宣传处处长兼《体育报》总编辑。两个职务一样的职责，从不同角度，为重庆体育呐喊助威。此外，市内某球迷协会聘我当顾问，耳濡目染，渐渐对足球有了感觉，坐在场边看球也不再是看“天书”，从最初的“外行看热闹”过渡到了“内行看门道”。久而久之，便成了欧冠和世界杯的忠实拥趸。

足球场上的比拼，既拼体力更拼智力，犹如人生竞技场，给人几多启示、几多感慨。环顾看台，人山人海，红男绿女，形形色色，装扮不同，表情各异，令人玩味。但千差万别之中有着一个最大共性——便是凡来此处者，皆为自由宣泄快乐。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欢呼雀跃嘶声呐喊顿足捶胸之际，只有一个共同身份，那就是球迷。

因职业更因兴趣，我与市内几大球迷协会有了愈来愈多的联系。这些协会负责人，有的白手起家，终成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老板；有的自学成才，成为大型国企的业务骨干。他们既关心着本地足球

队伍的成長，更心系中国足球的进步，也时时刻刻放眼世界足球的走向。尽管中国足球前路艰难，但忠诚的球迷始终痴心不改，仍坚持着一贯的执着和热忱。我自豪，我是这成千上万球迷大军中的一员。

凡遇重庆队主场，我都会按时出现在20区的球迷看台，目不转睛地观看，失望至极地叹息，欣喜若狂地大笑……此时此刻，除了足球，一切烦恼均烟消云散。放眼四望，着装整齐的球迷方阵手舞小旗高声助威的激情，声势浩大的军乐团恰到好处为主队助攻的威武雄壮，数十面威风锣鼓经久不息的鼓点，所展现出来的球迷与球队的血肉相连，还是那么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。

又一场精彩绝伦的球赛结束了，观众心满意足地追随着球员蜂拥而出，我却独留看台久久不愿离去。喧闹之后是宁静。静谧之中，我想到了什么呢？我在想：球场外的日子，很长；球场里的时光，太短。赛场内是缩小了的人生竞技场，看台上是放大的酸甜苦辣俱乐部。不知您以为然否？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# 一顶旧毡帽

□刘秀娟

一阵冷风吹过，我打了个寒颤。空中细细点点的雪倾然而下，散落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抬头试图追逐某一片雪花的归处，终于在纷乱中找到了一片，我紧盯着它，见它东摇西坠落在了父亲的毡帽上。

这小小的晶莹剔透的雪花，与父亲黑色的毡帽形成鲜明对比。父亲的毡帽很旧了，原本黑色的毡布被岁月绣上了一层灰白，帽檐也有些变形。我刚想伸手拂

去帽舌上的雪片，不料雪片却瞬间融化，变成一滴水珠。

我拍拍身上的雪，招呼父亲进屋烤火。炉子冒着火舌，很暖很暖。我静静地看着父亲，他黝黑的脸庞多了几丝皱纹，耳朵也因长时暴露在风霜中而变得通红。也许是帽子小了，父亲帽沿的皮肤略带一丝丝红，正欲问他为啥这么多年了还一直戴着这顶旧毡帽，母亲就拿来了顶新帽让父亲换上。父亲取下帽子，轻轻拍了拍说：“这不是还能戴吗，又没坏。”母亲知道父亲的犟脾气，也就不再劝了。直到后来母亲告诉我缘由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父亲头上的这顶破毡帽，是我5岁那年用压岁钱给他买的第一份礼物。这事我早已忘了，没想到父亲却一直戴着，而且一戴就是十几年……

第二天是镇上赶集的日

子，一大早我就起了床，准备去为父亲买顶新毡帽。集市的人很多，东西也五花八门，买帽子的摊子分布得很散。一路走走停停，在一个摊位前，我被卖帽子的摊主叫住了。“好久没看见你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这次准备来买啥子哦？”摊主脸上的笑容绽开了花，原来是小时候便认识的老街坊。寒暄几句后，我指着一顶黑色帽子问：“这种有带护耳的吗？”摊主仿佛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又来给你爸爸买帽子呀，这种带护耳的很好卖，我现在都还记得你小时候来这儿给你父亲买帽子的样子呢。”

回到家，拿出新毡帽递给父亲，我笑着说：“换上吧，这个有护耳，更暖和哟。”父亲没有说话，眼角的皱纹却扬起了一朵花……

(作者系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学生)



# 能懂的诗

## 白雾在村子里走来走去 (外一首) □唐德伦

雨过后  
白雾也闲着无聊  
总是在村子里走来走去  
澎溪河两岸的群山  
被白雾用轻巧的画笔  
描绘得宕荡起伏  
就像一首诗歌的朗诵  
风也显得非常平静  
不与任何东西摩擦  
内心里坚守的是岁月静好  
我与鸟鸣对坐  
仅仅只与澎溪河相隔  
它们的每声啼鸣  
都是岁月的赞歌  
在轻盈的雾里  
水灵灵的

### 黄葛树

在澎溪河的右岸  
养鹿小学领养了四株百年黄葛树  
它们的根像一双双巨手  
紧紧抱住从澎溪河上岸的卵石  
从卵石的纹路里  
仿佛读懂了澎溪水流淌的弯弯曲曲

它们的树冠像一把把巨伞  
立在天地之间  
收纳风雨贮藏鸟鸣  
连同上下课的铃声  
也静默在生铁钟固执的心窝里  
让一种语言成为枝头的悬挂

想把全部校园占为己有  
他们在向天空输送愿景  
向大地收拢影子  
在风的心里  
种下干净的呼吸  
(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会员)

## 正午的截面 □唐诗蕊

梧桐叶背面，蝉在调试琴弦。  
阳光调高刻度，树影浓缩成墨。  
一根藤蔓悄然攀过墙头，  
在时间的表面留下灼痕。

风拨开叶隙，掀开夏天的一角，  
白鹭在天青深处，划出休止的弧线。

我站在正午的截面里，  
看云朵被剪碎又拼合。  
直到光线西移，将影子拉长，  
慢慢覆盖整个下午。

才惊觉，  
那些被我们称作夏天的，  
不过是光与影交错时，  
迟迟不肯落笔的一行。  
(作者系昆明学院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)